

大學生應召遠征異域

血戰滇緬青春無悔

(上)

● 蘇 鏡 壽 (上海同濟大學教授)

徵調譯員軍令如山

在八年抗戰異常艱苦的一九四四年初春，重慶高等學校中發生了一件大事，這就是國民政府下達了一個命令，徵調重慶五所大學的全體應屆畢業班男生充任中美軍中的英語譯員。

當時中央大學首當其衝，被徵調的三二級民國三十二年度男生共近四百人，約占五校總數八百餘人的一半。

後來我們應徵服役，直至抗戰勝利結束為止，實現了史無前例的大學生為國效命的壯舉。

此事在王成聖、虞兆中教授等編印的《中大八十年》一書的母校中大大事記中並未提及，而歲月悠悠，往事已成雪泥鴻爪，個人的一些記錄早在文化大革命中徹

底毀盡；筆者祇能憑個人記憶，在此作一番簡略的追敘。

一九四三年秋，抗日戰爭進入危急的第七個年頭。當時日軍盤踞著中緬邊境的大片地區，包括緬甸北部和我國雲南怒江以西的騰衝、芒市、龍陵一帶，以及戰略通道滇緬公路（後改名為史迪威公路）和緬甸的密（支那）曼（德勒）公路，均在日軍鐵蹄控制之下。中美最高階層爲了收復我國軍援的唯一生命線——滇緬公路，部署了大反攻的戰略計劃，美國不斷增派空軍和大批戰略物資以及陸軍部隊和後勤人員來到中國（經印度東北角空運到雲南），一時間，英語譯員的需要成了燃眉之急。

昆明雖向社會招收「通譯人員」而開辦過譯員訓練班，從而提供了一批職業翻

譯官，但遠遠不能滿足需求，故到了一九四四年一月，教育部和軍事委員會外事局聯合向川、滇、黔三省各主要大學（師範學院除外）下令，徵調應屆畢業生（女生除外）充任軍事譯員。重慶的命令於二月下旬下達，被指定徵調的學校除中央大學外，尚有復旦、交通、重慶大學及中華職業專科學校（合稱重慶五大學）。

命令規定，除女生及體格檢查不及格者以外，所有一九四四年應屆畢業班男生必須無條件服從徵調，按時報到。所缺的最後一學期課程（主要是畢業論文）可以免修，畢業證書待服役期滿時憑離職證明頒給。服役期限定爲兩年（後抗戰勝利，提前復員）。按照規定，此次服役當作國民義務兵役看待，如有違抗，立即開除學籍。但政府也同時提供了特殊優待條件，

凡屬徵調的譯員均按三級譯員起用，薪餉同軍眷二級（少校級）。

群情鼎沸應徵報到

中央大學教育長朱經農在一月下旬傳達了徵調文件。這個命令宛如晴天霹靂，松林坡立即沸騰。我們這批學生多半是從淪陷區逃難到後方，歷盡千辛萬苦考入中大，萬萬沒有料到苦難的祖國對我們發出了提前效命的號召。一時間，委屈和抵觸情緒氾濫得不可收拾。但匈奴未滅，何以家為？熱血青年畢竟以大局為重。

幾天之內，大家終於冷靜下來，紛紛接受體格檢查，聽從了祖國的召喚。母校特地趕製了一批銀質的小小圓形紀念章送給我們，正面鐫刻著一本書和一把劍，背面刻著「應徵服役紀念」幾個小字，我們自豪地佩上了它，按時向二月中旬成立的「沙磁譯員訓練班」報到受訓，學員包括中大和重大兩校學生。班主任由國民黨中宣部副部長董顯光兼任。與此同時，重慶北碚區的復旦及九龍坡區的交和中華職專也各自成立了譯訓班。所有這些譯訓班都是臨時性機構。

沙磁譯訓班設在中央大學內，學員總

數五百餘，分成十幾個小班上課，教員主要是本校外文系的英語教師，後來又增派來四名美國陸軍軍官，其中一人為上校。我的小班教員為外文系教授柳無忌。學習內容為英文報刊的戰事報導和會話，上課的時數不多。在這段時間內，同學們原有的不穩情緒也慢慢地平息下來。大約學習了兩個星期後，由於緊急需要，曾有十餘人被派出立即工作，其中大多數派往印度的中國駐印遠征軍。我的名字也在抽派名單中，但因請假探望父病而缺額。

夾道歡送集中受訓

沙磁譯訓班辦了約一個月，「重慶譯員訓練班」成立。所有沙磁、北碚、九龍坡三地的臨時譯訓班撤銷，全部併入重慶譯訓班，地址在重慶的復興關（原名浮圖關）中央訓練團內。

重慶譯訓班（第一期）於一九四四年三月十七日開學，班主任仍為董顯光。中大同學們步行前去報到時，沙坪壩各校師生和沿街居民蜂擁前來送行，肩摩踵接，萬人空巷，一路上鞭炮齊鳴，情緒熱烈，不禁中懷激蕩，熱淚盈眶。

中大中文系教授汪辟疆撰有送友從軍

詩，中央訓練團原是黨政軍高級幹部的輪訓基地，當局為了開辦這個譯訓班，不得不壓縮團內的黨政班，將營房讓給我們。受訓期間，生活上實行軍事管理。五大學員八百餘人，編為兩個大隊，其中第一大隊將近四百人全是中大學生，我屬於第二中隊第三分隊；大隊長劉樹勳兼任中隊長，分隊長黃範，他們都掛了少將軍銜。除了軍事教育如軍事術科、操典、野戰、實彈射擊等外，專業知識方面仍有英語會話和軍事術語等課，大部分教官為各地區臨時譯訓班的人馬。另外開有一些講座如社交禮節、形勢報告之類。

在受訓期間，陳果夫、孔祥熙、吳國楨、黃仁霖、美國大使高斯(Cass)等人曾來作過報告。這一年的三月廿九日是當時政府新頒佈的第一屆「青年節」，蔣介石委員長曾親臨講話。我們的畢業典禮由何應欽主持，顯示了當局對重慶譯訓班的重視。

分發中印緬各戰地

重慶譯訓班第一期於三月十六日結業，受訓時間共一個月。我們每人拿到「三級英語譯員」（無軍銜）的委任書一紙及

一個月的薪金。

就在結業前夕，中央訓練團發給每人一張表格，填交後即加入「勵志社」爲乙種社員，可在國內各地享受旅館、理髮等折扣優待；未料到後來在文化大革命期間，我們除了被誣爲「反動軍官」外，又因此而成了「勵志社特務」。

結業後，逐批公布工作分配名單，其中：百餘人分至我國駐印遠征軍，包括新一軍新六軍等；百餘人分在美軍中緬印戰區（C.B.I. Theater）的 Y-Force（昆明）和 Z-Force（桂林），包括兩地美軍總部、空軍基地、軍需給養部（S.O.S. Service Of Supply）及各個步兵炮兵訓練中心；四十餘人分至滇西的中國遠征軍；約二百人分至航空委員會，包括四川、湖南等各處飛機場和防空網等工作點。還有一批同學分到交通部和外事局本部。

最不幸的是十餘位同學被派至重慶的中美合作所，後來在文化大革命中聽說都逃不脫悲慘的結局。

我和一批同學穿著譯訓班所發的中國士兵服，走出中央訓練團，赴重慶白市驛飛機場候機。我們只知道去向是滇西的中國遠征軍，報到地點爲昆明。

跨越怒江深入林野

五月五日，我和十幾位同伴最後一批乘上 C-46 型美軍運輸機飛離重慶，下午到達昆明，向外事局駐昆明辦事處報到。

一兩天後，辦事處派卡車把我們送到楚雄縣的中國遠征軍長官部。接著，長官部再把我們送往雲南保山的遠征軍司令部，此時已五月廿日左右，能聽到怒江隔岸的隱隱炮聲。

中國遠征軍司令衛立煌，指揮兩個集團軍，一個是宋希濂的十一集團軍，從南路過怒江惠通橋攻龍陵；另一個是霍揆彰的二十集團軍，有五十三及五十四兩個軍，五十四軍從北路、五十三軍從東路過怒江，目標都是攻騰衝。五十三軍軍長周福成，霍揆彰自兼五十四軍軍長。被派往中國遠征軍的四十餘位同學，除五三、五四軍各分配三分之一外，其餘三分之一派往十一集團軍的七十一軍。

我們一行十四人被派在五十三軍，其中中大同學有劉及恂、杜梅蓀、黃美琛、筆者（以上四人均爲機械系三二級）、李景明、陳惺、王淇、朱世賢、呂卓耀等九人，其餘五人爲復旦的。當時五十三軍強

渡怒江尚不到十天，遠征軍司令部命令我們立即趕赴五十三軍軍部報到，並規定祇許隨身攜帶十多斤的行李包，其餘東西寄放在保山城外廿餘公里的老營街五十三軍留守處。

留守處給我們幾匹驢馬和一袋大米及鹽巴，我們跟著一名傳令兵出發，白天裡攀登橫斷山脈峻峭的山嶺和茂密的森林，夜晚找個百姓空破屋燒火煮飯，用小刀刮削一些雲南特有的圓柱塊狀鹽巴做湯。三四天後到達怒江險峻的江岸。越過怒江上空新架的軍用簡易鐵索橋時，心中感慨萬千，不知何時再回江東。怒江西岸是一塊山坡戰場，坡上叫大塘子，半個月前我軍在此過江，遭到了日軍的殊死頑抗而付出了慘重代價，沿途彈殼滿地，屍臭依舊陣陣飄拂，五十三軍軍部距此已不遠，我們在五月下旬到達設在帳篷內的軍部。

崇山峻嶺寒雨狂風

五十三軍爲東北部隊，曾參加過西安事變。它編制不足，祇有一一六、一三〇兩個師，每師三團。軍部還有工兵、炮兵、搜索、通信等四個直屬營。軍部和各部隊、直屬營都駐有美軍聯絡組（Liaison

(Group)。軍長周福成中將接見我們後，隨即由軍部留下劉及恂等二人，其餘派給所屬各師、直屬營，均歸中國軍方管轄。我和另外三人分配在一三〇師。軍部未發雨衣、水壺，令我們自己背上行李包，分赴各部隊報到。

我們一三〇師的四人領了大米鹽巴一同出發，沿著軍用電話線路走入森林榛莽之中，越爬越高，抬頭不見峰頂，身旁有危巖峽谷，雲氣在腳邊飄發，走了一天，傍晚登上海拔三千餘米的高黎貢山南脈處一個脊頂，一時狂風怒吼，寒雨撲面而來，而天色已黑，祇得自己找尋歇宿點。幸而山頂有一隊通信兵駐紮，我們走入帳篷借鍋討水燒飯，胡亂喫了幾口半生的飯，找到一個樹枝架成的無人窩棚，四人坐在行李包上生火禦寒。小棚在雨中漏了一夜，背心全濕，山嶺前方槍炮之聲不斷，而狂風夾雨偏偏怒吼不息，把我們生起的火一再打熄。我們無法找到乾柴，最後祇得放棄火種，披著濕衣在黑暗中顫抖著坐待天明。

第二天天色微明，我們越過山口，到達半山腰的一三〇師師部。師長王理寰少將接見我們後，留下黃美琛一人，其餘杜

梅蓀、筆者及王淇三人分別派到三八八、三八九、三九〇，三個步兵團。三八九團那時已推進到山麓一帶丘陵地。那天我又饑又渴，疲勞不堪，靠一位傳令兵替我捎了行李一路前行。在暮色中越過一處日軍的火力封鎖點，跟著傳令兵跳躍前進，幸未被敵人察覺。六月三日，我終於到達了三八九團團部，時已夜色蒼茫，前沿陣地的機槍聲陣陣傳來，大概就是對我的歡迎表示了。

逼近火線給養艱辛

三八九團團長魏宏烈少將，陸軍大學出身，對我的到來似乎興趣不大。後來知道，我團的美軍聯絡組包括聯絡官 Judson 少校 (J 少校)，薛翻譯官和兩名美國上士，翻譯工作並不缺人。薛君是外事局的職業翻譯官，上尉，屬美軍系統領導，有全副美軍野戰裝備，而我無軍銜，屬中方編制，中國士兵服，連水壺、雨衣都沒有；我的到來反而給團部添了麻煩。

六月初的山麓氣候溫和，蚊蟲出沒，戰地岡巒起伏，灌木叢生。步兵戰鬥激烈，團的指揮所常常離火線不到一公里。我當時經常跟著團長到團指揮所或前沿陣地

察看，因為 J 少校總是跟著團長跑。每天晚上，美軍聯絡組定時通過無線電話機（用手搖發電機）向師部美軍報告當天戰鬥情況和本團的糧食彈藥補給情況。

當時我軍處於渺無人煙地區，所有軍需物資，包括糧食在內，都要依靠美軍飛機空投。我們在報到途中，就一路看到美軍運輸機在我軍後方上空盤旋，不斷投擲補給品，白色的小降落傘隨風飄蕩。

怒江，美國人都叫它薩爾溫江 (Salween R.)，從它西岸到緬甸東北邊境的大片地帶，舊稱「野人山」，是橫斷山脈高黎貢山的亞熱帶原始森林地區，林木稠密，人煙絕跡，交通閉塞，形勢險惡。

這一區域受印度洋季節風的影響，每年五至十月是有名的雨季 (Monsoon season)，空氣潮濕，蚊蚋孳生，古稱瘴癘之地，故美軍和中國部隊每人每天都要服用美國新藥「Aatabine」，以防止瘧疾蔓延。這一戰區的軍需補給是個大問題。徵用老百姓的騾馬和空中投擲還不能解決重武器的運輸，故五十三軍祇有少量的美國一五〇毫米榴彈炮 (howitzer)。這種炮可分拆為六大件，每件用一匹美國高大的良種軍用騾馬馱載，如有一件掉下山溝，整門大

炮就成廢物。空投除能提供武器和彈藥外，糧食（大米）尤其重要。美軍聯絡官的任務，主要是通過美軍的運輸手段和通訊渠道來解決這些軍需品的及時補給；此外也把美方獲得的軍事情報轉告中方，這在空中助戰及後來的圍攻騰衝之戰中尤有重要作用。

雨夜槍聲血路突圍

我到團部不久，一天半夜忽被驟如雨點的機槍聲驚醒，團長的警衛員把我拉起身來。我在一團漆黑中急急收拾行李，幾分鐘後，跟著部隊轉移。團部退到一處破殘的民房，不久天亮了。這一天團長的電話不斷，神情緊張，脾氣暴躁。天黑以後，他又佈置所屬部隊撤退。團部與一個營同行，走進了一個陡峭的深谷之中。黑夜裡看不見東西，祇能跟著隱隱人影前進。右面是深溝，左邊是荊棘、樹林、巖石。舉起頭來，有時能從林間看到頭頂暗淡的天空。身後有遠遠的機槍聲劃破夜間的寧靜。我們艱難地走到子夜時分，忽然正面山頂響起日軍的三八式機槍聲，山鳴谷應，震慄心魄，於是隊伍潰亂，像潮水一樣退了下來。穩定了片刻，隊伍又緩緩地繼

續攀登。過不多久，日軍槍聲再起，恐怖與騷亂又起。這樣反覆了幾次，一些重傷員的擔架被拋進了山溝，可謂慘絕人寰。最後團長下了嚴厲的前進命令，我方尖兵打退了少數騷擾的日兵，經過一夜折磨，第二天晨七時許，我們終於在濛濛細雨中爬出了山谷，到達山腰的一處小平坡，這裡正是我團與一三〇師師部的預定會合點。不久，我看到一些騾馬艱難地爬了上來，還有一個勤務兵把我的小小行李包挑了上來，我一時感動得淚流滿面。隨後

遇到師部翻譯官黃美琛同學，據他說，這次兵敗是由於日軍偷襲師部得逞，以致我方防線崩潰。他脫逃時連自己的羊毛毯也沒來得及搶出。

團部與師部的會合點在山腰，地形狹小，隱蔽困難，周圍不斷響起日方射來的炮彈爆炸聲，幸而有樹木和整天不停的雨幕給我們掩護。最令人不安的是山頭方向仍有日軍機槍聲傳來，終日不停。我們無法舉火燒飯，全天粒米未進，我則連一滴水也未進。入夜後，部隊繼續向山頭一處側峰撤退。這時我已疲勞萬分，寸步難行。走到幽深的森林之中，伸手不見五指，不辨東南西北，祇覺得腳下是爛黏的泥漿

，埋著厚厚一層枯葉，臉上被蟲子咬著，口裡發苦，一步比一步困難。有時一腳踏進一具動物的屍骨之中，不知是騾馬還是別的什麼。一些大樹的近根處，有許多星星點點的發光小點，也不知是什麼。但幸而未遇敵人。我竭盡一切力量，舉起腳步，跟著人影前進，竟然二晚一天不睡不吃不喝，爬了不知多少山路，創造了一個奇跡，最後跟著部隊回到高黎貢山東側的我團安全陣地。（未完待續）

敬告留學生家長

慰藉 貴子女異鄉作客寂寞的最佳禮品，便是為他們訂份「中外雜誌」。請將 貴子女在國外詳細地址填妥，連同全年訂費新台幣貳仟貳佰元，交郵政劃撥〇〇一四〇四四一四號中外雜誌社帳戶，寫明收件人姓名，本社立即按址按期寄書。